

沈阳故宫满汉文档案综析

郭美兰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北京 100031)

摘要:沈阳故宫是清朝入关前的皇宫,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处理政务、生活起居之地,在清朝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清朝档案中关于沈阳故宫的宫廷活动、日常管理和建筑修缮等内容的满汉文档案丰富而翔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亟待开发和利用。

关键词:沈阳故宫;清代档案;满文

中图分类号:K20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7873(2009)02-0059-06

始建于入关之前清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时期的沈阳故宫,是北京故宫之外仅存的皇宫建筑群。沈阳故宫建筑的修建,主要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入关前修建了分别以大政殿和崇政殿为组群的建筑,用于政务和起居。从顺治到雍正末年的百余年里,其建筑规模和格局,并无太大变化,重大翻修增建工程都在乾隆年间进行,增建的有中路的东、西所建筑,以及西路建筑,从而形成了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格局。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有1000万件明清时期的满汉文档案,其中不乏有关沈阳故宫的档案资料。沈阳故宫在清代具有非同一般的地位,因此其宫廷活动、日常管理、建筑修缮等方面的情况,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清朝中央国家机关的满汉文档案中都有所反映,特别是在乾隆朝满文档案中记载得更为丰富翔实。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由于各种历史原因,目前公诸于世的尚属无多,不能不说是沈阳故宫历史研究的缺憾。所幸的是,2003年,辽宁省档案馆等多家单位合作,编译出版了《沈阳故宫和关外三陵档案》(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辑录了《盛京内务府》等全宗的档案,对沈阳故宫历史研究带来极大帮助。与目前已经公布的档案史料相比,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未曾出版的满汉文档案中有关沈阳故宫档案,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内容上来讲,均有其不可替代之处,开发和利用这些珍贵档案,对深入研究沈阳故宫的建筑及其历史,都具有独特的作用和意义。

一、档案形成及现状

1644年,清军入关,定鼎中原,沈阳故宫以此为界成为陪都,时称盛京宫殿。关外作为清朝的肇基之地,始终受到清统治者的格外关照,而沈阳故宫作为清太祖、太宗时期精心兴建的皇城,更是受到清统治者的极度重视。清帝迁都之后,设盛京总管负责掌管盛京地方军政大权,后于康熙四年(1665)设奉天将军,乾隆十二年(1747)设盛京将军,下设盛京五部,延续至清末。最初还设有盛京上三旗包衣佐领直接管理陪都宫殿,复于乾隆十七年(1752)改设盛京内务府总管,仿照北京的内务府下设广储司、都虞

收稿日期:2009-09-10

作者简介:郭美兰(1955-),女(锡伯族),新疆察布查尔人,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满文档案整理、编辑、翻译与研究。

司、掌仪司、会计司、营造司、庆丰司、档案房、三旗制造库、三旗牛录处、内管领处等机构，其总管大臣由盛京将军兼任。盛京内务府官员任命、事务处理等各项事宜，均需报请京城内务府。

众所周知，清朝是中国历史上以满族上层为主体联合其他民族上层建立起来的封建专制政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历时 290 余年之久。有清一代，定满语为国语，称满文为清字。清代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满蒙官员，特别是承办八旗事务及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满蒙官员，一般都用满文缮写公文，不准擅自使用汉文，否则重者治罪，轻则训饬。与此相适应，有关诰敕、谕旨、寄信及各部院的行文，也都用满文书写。另外，管理宫廷和陵寝事务官员也不能随意用汉文缮折，而是用满文缮折奏事。盛京将军多系满蒙大臣，或直接由宗室担任，下属机构官员亦多系满族，因此，其往来文书多用满文书写，故而保存至今的有关沈阳故宫档案相当一部分为满文档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内容涉及沈阳故宫的档案，从全宗上看，主要见于内阁的《满文老档》、《内国史院档》、《起居注》、《题本》、《史书》、《八旗世袭谱档》、《会典》、军机处的《上谕档》、《录副奏折》、《月折档》、《随手档》、《黄册》，宫中的《朱批奏折》、《奏片》、《谕旨》、《御制诗文》，内务府的《奏销档》、《活计档》、《陈设册》、《膳底档》、《杂录》、《舆图》等。从文种上看，有下行文书，即皇帝的谕旨诏令，军机处的寄信；有平行文书，即咨文、移会、照会；还有上行文书，题本、奏折、呈文等等。从文字上看，既有汉文档案，又有满文档案。从文书形式看，既有折件，又有簿册，还有更直观的舆图。由于这些档案属于中央机构的档案，其文种多为上行文书，就是说多为地方官员的奏折或呈文。而保存于辽宁省档案馆的有关沈阳故宫档案，根据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盛京宫殿和关外三陵档案》一书分析，其所辑录档案主要来源于盛京内务府、黑图档、奉天省长公署、兴京县公署等全宗。文书种类有下行文，如内务府札行盛京佐领；平行文，如盛京工部咨行盛京内务府；上行文，如盛京佐领呈文内务府。由于盛京宫殿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具有特殊的管理制度，因此有关沈阳故宫的档案亦颇具地域特色，即其处理沈阳故宫日常事务的文件，多为盛京内务府与盛京五部彼此间的行文，总管内务府札行盛京内务府或盛京五部的档案则在其次，盛京将军咨行盛京内务府的档案则更少。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辽宁省档案馆所存有关沈阳故宫档案比较，其最大的差异有两点：一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档案数量庞大，所含资讯更丰富，诸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盛京照常节次膳底档》、《陈设册》、《舆图》，都是辽宁省档案馆所存档案中所不见的。二是辽宁省档案馆有关沈阳故宫档案已经整理编译出版，便于研究者利用，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有关沈阳故宫档案，可散见于已经出版的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上谕档》、《随手档》，内务府《活计档》等，其不曾出版的则分散于不同全宗、不同文种，查找利用较为困难，从利用者的角度来讲，极为不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辽宁省档案馆所存有关沈阳故宫档案之间的差异，造就了二者各自不同的优势，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档案在时间跨度和宏观上更具参考价值，而辽宁省档案馆所存档案则在地域和微观上更具参考价值，只有对两地档案进行综合研究，才能全面深入地开展对沈阳故宫的研究。从目前保存情况看，这些档案虽然历经沧桑，但尚属完好，基本能反映沈阳故宫的历史沿革，可谓是当今学者和文物、档案界的一件幸事。

二、档案主要内容

反映清代沈阳故宫历史的档案，起始于清太祖天命年间，止于宣统年间。纵观整个清代历史，无论是后金时期，还是在入主中原之后，盛京宫殿始终受到清廷的着力经营。因此，有关盛京宫殿事务或建筑等方面的档案内容相当丰富，大致可分为以下七个方面：

1. 后金时期的盛京宫殿

伴随政治、军事、经济势力的发展变化，后金政权曾在关外三易其都，即后来定名的赫图阿拉兴京城、辽阳东京城和沈阳盛京城，史称关外“三京”。赫图阿拉时期的衙署殿堂，不过是草房、瓦房而已。而辽阳东京城的衙署殿堂，已铺有黄绿琉璃瓦，在规制、功用、建材上已较赫图阿拉时期有很大飞跃。天

命十年(1625)迁都沈阳,天聪五年(1631)拓建,更名盛京。

那么,探究后金时期盛京宫殿的原始面貌,最具说服力的莫过于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展现300多年前盛京城古朴风貌的《盛京城阙图》。这份盛京城示意图,绢本,白描,宫殿、王府名称以满文标注,城门、寺庙、奉天府等以满汉文标注,实图为110×128厘米见方,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沈阳城阙、宫殿图。图中所绘盛京城为方城,四座角楼,八座城门,街巷呈“井”字形。城中绘有汗宫、十一座王府、六部衙门、都察院、理藩院、寺庙等。宫殿建筑自南而北有大清门、崇政殿、凤凰楼、清宁宫,“大衙门”和“八旗亭”位于其东侧。该图宫殿琉璃瓦黄绿相交、王府灰色瓦顶,等级森严。《盛京城阙图》是一份难得的研究盛京宫殿早期历史的珍贵史料,但作为一份几百年前的古地图,其缺憾是未标比例尺及坐标,以及绘制缘由、时间和绘制者姓名。学者以图中所绘宫殿部分并无乾隆十年(1745)以后增建的中路,以及康熙、雍正年间编制《天下輿图总目》中不见有《盛京城阙图》,而乾隆二十六年(1761)阿里衮等依据内务府輿图房所存輿图编制的目录《罗图荟萃》,则录有《盛京城阙图》为根据,确定该图成图下限应在乾隆十年前。至于更具体的时间界定,尚待更多史料的发掘。

有关盛京地方的輿图,根据《罗图荟萃》记载,在清代尚有《盛京图》、《京城至盛京营道图》、《盛京蒙古索伦等处图》、《盛京至朝鲜图》、《盛京凤凰城至朝鲜道里图》、《盛京至琼州海图》等,仅从名称上分析,所有这些輿图即与盛京宫殿关系无多。而现存台北故宫的《盛京五路图》亦并无反映盛京宫殿内容。因此可以相信,《盛京城阙图》是描绘清前期盛京及皇宫面貌的唯一一幅古地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内务府全宗的《盛京宫殿房地地盘图》、《盛京宫殿全图》和军机处全宗的《盛京宫殿全图》,绘制时间均晚于《盛京城阙图》。

2 后金时期的盛京宫廷事务

天命十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居住于《盛京城阙图》所标位于城北的“太祖所住之宫”,以位于明沈阳中卫城东南的大衙门和八旗亭为办公场所,一年多后努尔哈赤去世。皇太极即位,御大政殿,直到顺治元年清军入关,盛京宫殿都是后金政权核心所在地。研究这些发生在300多年前的历史,有一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要更多地依赖满文档案。

后金时期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借用蒙古文字母创制老满文,皇太极命达海创制新满文,因而清前期的公文普遍使用满文。早期的满文档案存留的并不多,《满文老档》和《内国史院档》是目前所能见到的保存比较完整系统的满文档案。《满文老档》又称《无圈点老档》、《旧满洲档》、《老满文原档》。《满文老档》是用无圈点满文记录清入关前各项活动的编年体簿册,起自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止于清崇德元年(1636)。原档40册,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有乾隆四十至四十二年间用无圈点和有圈点满文重抄的草本、正本各两套,每套26函,180册。《满文老档》反映努尔哈赤征灭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对明战争,皇太极即位,深入关内,屡挫明师,以及满族社会组织、八旗制度、经济发展状况、宫廷生活等内容。《内国史院档》是记录清入关前及顺治朝各项活动的编年体簿册,起自天聪七年(1633),止于顺治十八年(1661)。天聪、崇德朝的档案,或一年为一册、或数月为一册;顺治朝的档案,每月为一册,共122册。内国史院设于崇德元年,职责是为纂修国史积累材料。《内国史院档》辑录的满文档案,反映清入关前和入关后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活动,宫廷及八旗事务等内容。

3 盛京宫殿的维修及增建

从康熙五年至清末,盛京宫殿曾多次进行维修或扩建,从时间上推算,似乎都与清帝东巡有关系。康熙帝第一次东巡是在康熙十年(1671),盛京内务府《黑图档》恰恰记载康熙五年开始对盛京宫殿进行维修。康熙帝三次东巡前后,清宁宫、凤凰楼、大清门、崇政殿、牌楼、鼓楼等处均经修缮。康熙年间的修缮是必要的建筑维护,依然保持了初建时的规模和格局。

乾隆即位之后,凭借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上的繁荣,对位于盛京的“王迹肇基之地”的“陪都宫殿”,倾注了较多的关注,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和扩建,工程相比之下要康熙年间的修缮复杂得多。乾隆初年,先是对大政殿、十王亭、宫殿、永陵、福陵、昭陵进行了修缮。乾隆八年(1743)乾隆帝第一次东巡谒

陵之后,特意降旨维修盛京宫殿,增建了中路的东、西所建筑,即清宁宫东侧的颐和殿、介祉宫、敬典阁,西侧的迪光殿、保极宫、崇谟阁、继思斋;凤凰楼前的日华、霞绮二楼,师善、协中二斋等。乾隆后期,则增建了西路建筑,即戏台、嘉荫堂、文溯阁、仰熙斋等。经乾隆年间扩建改建,形成沈阳故宫东、中、西三路的新格局,直至清末未见改变。乾隆年间扩建修缮过程,详见于军机处满文档案。乾隆元年(1736),盛京内务府掌关防佐领巴格奏请俟永陵、福陵、昭陵修缮工竣再修缮宫殿获准。根据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二年(1737),内务府稽察盛京事务吏科给事中广明在其奏折中称:“大政殿系太宗文皇帝办理朝政之所,现在恭设旧有御座龙床,文武大臣官员每月朝期上朝仪同京师,因年月已久,垣墉不整。现今内务府请修宫阙,因大政殿暨左右朝房系工部管理,内务府未经奏请,仰祈敕部料估重修。”此次工程,仅大政殿和朝房十间换瓦油彩,料估用银“二万五千七百五十四两四钱余”,这还不算陵寝和宫殿的修缮费用,可见工程之大,投资之多。接而进行的工程,学者一般认为是始于乾隆十一年(1746)的盛京宫殿扩改建工程,即中路的东、西所建筑工程。满文档案明确记载该工程始于乾隆十年(1745),耗时四年完工。乾隆后期增建西路建筑,则始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四十八年(1783)竣工,经有五年。而盛京宫殿的维修工程,根据档案记录,始终在断断续续地进行,只是修缮殿宇不同、工程量大小不同而已。

4. 盛京宫殿的陈设库贮

盛京宫殿原陈设物品,存留至今的并不算多,使今人难以窥其原貌,但通过现存档案,仍可作些了解。清前期的陈设日用,并无专档记录,唯有《满文老档》、《内国史院档》中有所反映。其入关后陈设物品的内容,除散见于总管内务府与盛京五部、盛京佐领间的往来文移外,比较集中的有辽宁省档案馆所存《黑图档》、《飞龙阁存贮器物清册》、《翔凤阁存贮器物清册》、《西七间楼恭贮书籍墨刻器物清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盛京库贮及行宫陈设等项陈设清册》、《飞龙阁恭贮器物清册》、《翔凤阁恭贮器物清册》、《盛京宫殿陈设并各行宫陈设清册》、《盛京东七间楼恭贮瓷器清册》、《盛京宫殿行宫楼阁缺失陈设器物清册》、《盛京内库原贮不堪用器皿等项清册》、《奉旨送往盛京陈设册》等。此外,历任盛京将军的奏折,亦能反映盛京宫殿陈设情况,如“查看各朝所遗仪仗服饰陈设”、“查盛京藏御用衣冠甲冑完好”、“查盛京清宁宫祭祀物品”内容的奏折,既反映些陈设物品种类及变化,也记录了收贮物品的完好程度。从文书制度上讲,各类陈设册应属呈文及奏折的附件,但因年代久远及档案的归类,现陈设册均与奏折分离,其进呈原因及时间,因而变得扑朔迷离,对利用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5. 盛京宫殿的御玺、秘籍

盛京宫殿尊藏《圣训》、《实录》,始于乾隆初年,起先收贮凤凰楼,乾隆末年移至崇谟阁收藏,至光绪年间,崇谟阁内共贮有清太祖至德宗共十朝皇帝的满文、汉文《实录》1513包,《圣训》380包,总计近10000册。崇谟阁还存有乾隆朝重抄的无圈点和有圈点《满文老档》两套,每套26函,180册。《玉牒》与《实录》、《圣训》同年送至盛京,藏于新修的敬典阁,至清末共藏《玉牒》黄档152包、红档235包。乾隆十一年移送盛京的十方宝玺亦藏于凤凰楼。康熙年间所修《古今图书集成》576函、5020册,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6144函、3600多册则藏文溯阁。有关移送、恭藏《玉牒》、《实录》、《圣训》等秘籍的档案为数不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上谕档中,无论是汉文档案,还是满文档案,多有涉及此内容的档案。内务府陈设册《盛京总管内务府崇谟阁尊藏实录圣训总册》、《盛京总管内务府文溯阁恭存书籍数目总册》,辽宁省档案馆所存《黑图档》、《崇谟阁尊藏总册》、《敬典阁尊藏总册》等同样是沈阳故宫历史研究可资借鉴的历史资料。

6. 盛京宫殿的物品来源

从《满文老档》、《内国史院档》分析,清前期宫廷所用,主要来源于战争掠夺,其次为自己制造,再次为来投蒙古等进献。而盛京宫殿收贮大量字画、书籍、器物等方面的内容,多见于乾隆以后的档案。乾隆年间盛京宫殿改建扩建,为收贮各类物品创造了条件。

辽宁省档案馆所存各类拨送清册等档案记载,从乾隆八年开始,由京城运送大批物品至盛京宫殿,少则数件,多则上万件,内务府《奏销档》中即有乾隆四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送往盛京的康熙、雍正、乾

隆瓷瓷器 10 万件的记载。这些由京城运送的物品,多出自内务府所属各个机构,譬如造办处,武英殿修书处、承办四库全书事务处、国史馆等。其中,造办处是清宫内务府所属负责制造皇家御用物品的专门机构,承担制造、修理和收藏,前后有各类专业作坊 60 余个。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造办处《各作承做活计清档》1000 余册,许多专为盛京宫殿制造的物品,其制造起因、过程、运送、遣派工匠等,往往在《各作承做活计清档》中有所反映。《各作承做活计清档》始于雍正元年(1723),止于宣统三年(1911),乾隆七年以前,尚无专为盛京宫殿制造物品的记录,然从乾隆八年开始,造办处奉旨制造送往盛京的各类物品日渐增多,甚至于盛京宫殿工程所用银两数目,亦见其中。不妨在此选录其中一段,“乾隆十年六月初三日,员外郎常保将画得盛京宝座上坐褥纸样一张、足踏纸样一张持进,交太监张玉、胡世杰转呈御览,奉旨,着交造办处做黄地行龙妆缎坐褥一件,天鹅绒面黄缎刷子足踏一件。钦此。于七月十四日催总五十八将做得妆缎坐褥一件、天鹅绒足踏一件交常保带往盛京去讫”。据此,尽可窥其一斑。

7. 盛京宫殿与清帝东巡

清入关之后,因盛京系清廷的肇兴之地和先祖陵寝所在地,曾有四位皇帝先后 10 次东巡谒陵,其中,康熙帝 3 次,乾隆帝 4 次,嘉庆帝 2 次,道光帝 1 次。盛京宫殿则作为“陪都宫殿”,乃为清帝东巡谒陵驻蹕之所。清帝东巡谒陵,无一例外要在盛京宫殿举行瞻仰、宴赏、祭祀活动,为了活动的方便,每次都要对盛京宫殿进行一定规模的修缮,甚至于增建。开始于乾隆十年的扩建工程,就是缘起于乾隆八年的乾隆帝东巡。乾隆八年九月,乾隆帝奉皇太后钮祜禄氏东巡至盛京,环视盛京宫殿,深感陪都的宫殿较北京的紫禁城过于简陋狭小,行动多有不便,故而决定修建中路建筑,即满文档案中所称“敬典阁并宫殿配楼各项工程”,藉此足证盛京宫殿的建筑修缮或扩建与清帝之东巡密不可分。故而可以说,盛京宫殿的建筑,因有清帝的东巡,方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至于清帝在盛京宫殿活动的档案,较盛京宫殿建筑方面的档案要少得多。《起居注》、《黑图档》不失为研究清帝东巡的珍贵史料,亦有学者曾经研究利用,但像内务府茶膳房《盛京照常节次膳底档》等档案,相关研究成果中尚未见有利用。《盛京照常节次膳底档》是记录清帝东巡期间所用膳食的专档,对皇帝用膳的时间、次数、地点,菜肴名目都有非常详细的记录,但其内容决不仅仅局限于膳食。如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寅正三刻请驾,祭昭陵毕,卯正二刻至法轮寺更衣进早膳,辰初二刻驾幸盛京城宫,进大清门,至崇政殿升正宝座,送奶茶,赏人奶茶,系茶房总管首领太监等伺候。赏人奶茶毕,驾还宫内,至凤凰楼底下殿神前拈香行礼毕,次谒清宁宫佛前、祖宗前、皂君前拈香行礼毕”,这段档案既反映了皇帝活动的时间,又反映了皇帝活动的地点、内容,是研究清帝东巡最直接的档案史料。

三、沈阳故宫档案的价值及其作用

档案是人们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原始记录,具有原始性、可靠性、客观性和系统性等特点,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具有其他史料无法替代的研究价值和作用,是十分珍贵的史料依据。从目前已看到的沈阳故宫满汉文历史档案分析,其特点有四:一是时间跨度大,从清初天命年间直至宣统年间;二是满汉文兼有;三是除文书档案外还有更形象直观的舆图,四是既有中央档案又有地方档案。沈阳故宫历史档案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其价值所在,即可以系统详尽地反映沈阳故宫在清代的整个历史变迁,而其他官修史书或私人笔记,虽对沈阳故宫有所涉猎,但其详密程度均不及档案。我们翻阅清代所修各朝《实录》,对待同一事件,或略而不录,或录而过简,只有档案,因在形成过程中围绕某一历史事件来往行文,往往形成数件,甚至十几件或上百、上千件公文,可自成体系,故而能够全面反映历史事件发生的起因、发展过程以及结果,是任何史料所无法替代的。

沈阳故宫历史,向为史学界所重视,目前所见学术成果,可谓丰硕。通观已有著述,似乎利用官修史书或私家著述更多些,对档案的利用尚不够充分。辽宁省档案馆相关档案的编译出版,大大便利了学界

利用研究。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有关沈阳故宫档案,大部分仍沉寂于库房之中,其利用率较高的汉文朱批奏折、录副奏折等,在沈阳故宫研究成果中利用得也不多,像《各作承做活计清档》、《盛京照常节次膳底档》等至今未见有人利用。至于满文档案,由于文字的关系,利用者更是寥寥无几。由此可见,如果对清代满汉文档案有计划地发掘利用,完全能够为沈阳故宫的历史研究提供新的资料,有助于解决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疑难问题,推动相关研究工作更加深入系统地开展,并有助于拓宽研究领域。

[责任编辑:吴雪娟]

Synthetical Analysis on Archives in both M anchu and Chinese in Shenyang Imperial Palace

GUO M ei-lan

(First H istory Archives of China Beijing 100031, China)

Abstract: Being in a particular important position, Shenyang Imperial Palace was the palace which was used before Qing Dynasty's entering the Shanhai Pass and also where Nurgaci and Huangtaiji had handled official businesses. Archives being reserved in the First History Archives of China, whose content is about palace activities, daily management and restoration of construction, have great val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researching, and are about to be explored and made used of urgently.

Key words: Shenyang Imperial Palace; Qing Dynasty's archives; Manchu writings